

ДЫМ
烟

[俄国]屠格涅夫 著 王士燮 译
译林出版社



THE
MUSEUM



REPRESENTATION OF THE
ARTS



烟

[俄国] 屠格涅夫 著 王士燮 译

ДЫМ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 / (俄国) (屠格涅夫) 著; 王士燮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8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Дым

ISBN 7-80657-413-1

I. 烟... II. ①屠... ②王...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6976 号

- 书 名 烟
作 者 [俄国]屠格涅夫
译 者 王士燮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建湖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4
数 151 千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13-1/I·327
定 价 (精装本) 12.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新的心境,新的解读 ——读王士燮先生翻译的《烟》

烟雾翻腾、聚合,然后向四面八方飞散开来,飞散得没有一丝踪迹;岁月、生命、爱情、梦想、抱负……一切的一切,都如烟一般随风而逝……

这是十多年前,屠格涅夫小说《烟》给我留下的印象,虽已不太记得具体的情节和人物,这印象却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消散;它会同一切仅仅属于那个年代的感伤、美丽的心情,构筑起年少青春的诗意天宇。

重新捧起《烟》,心中不免涌起一种微颤的激动和隐秘的渴望,仿佛是奔赴一场青春的密约,等待一次与纯真年代的诗意重逢。

但“诗意的重逢”并没有如约而至,相反,某种程度上我已经不太适应《烟》的叙事,这意外的“幻灭”有一种让人不堪忍受的性质,这是否意味着某种属于青春的最美好的东西已经消逝?阅读的事实压迫我以审视的态度去重新面对青春、记忆和岁月的变迁。

在记忆与反省的交替中展开阅读,倒不失为一个重新切入《烟》、切入屠格涅夫甚至整个经典小说世界的良好途径,特别是当这种改变基于一种共同的历史和文学变迁的背景。认真地审视一下这种变化,也许我们不仅能够真实地重逢一个属于过去时代的诗意,而且能真切地感受到那“飘逝的”与“永恒”之间的

微妙链接。

一 趣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屠格涅夫之后，历史和小说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乐观自信的近代文明向充满困惑忧惧的现代精神跨越，历史以一种断裂的方式，造就了传统经典与现代叙事之间的巨大裂痕。

通过虚构情境，塑造典型性格，生动呈现社会历史的某种真实，是传统小说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那里得到最充分和完善的体现。基于一种乐观的历史理性态度，经典小说家们多少都有那么一点指点江山、说古论今的自信和抱负，由此形成经典小说的普遍特征：坚不可摧的理性精神，稳固坚实的道德原则，对抽象永恒的人类价值的坚定信仰，力图阐释历史的某种必然的趋势等等。在这样的小说世界中，读者仅仅是个听众，一个经典叙事的崇拜者，一个心甘情愿地接受熏陶和教导的学生。十八九岁初读《烟》时，我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激情，又渴望某种崇高深刻正确的人生训诫的诚恳的学生。

但这一切都与现代小说的精神实质和叙事策略相悖。一则面对经典小说在传统原则范围内所达到的完备状态，现代小说家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以求突破；再则二十世纪充斥西方世界的社会和精神危机为现代小说的反叛姿态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现代小说家们抛弃了作为道德宗师的使命和负担，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迷惘、困惑。甚至阴郁、卑琐的下意识，创造出远比经典小说丰富当然也相对渺小鄙俗的人性世界。同时他们热心

各种文体的实验,陶醉于叙事本身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中。这就要求读者成为小说叙事的积极参与者,必须随时准备应对作家设置的语言障碍,和他共度一次次叙事历险的游戏;和他一起面对在语言的陷阱后,可怕的道德精神的阙如;和他一同分享同情、困惑和充满忧惧、无奈的现代性情绪。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现代主义思潮推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影响到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并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就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被演绎了一遍。初读《烟》时,具有先锋色彩的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刚刚兴起,像没有大出息的调皮捣蛋,还不足以扰乱经典叙事所培植起来的阅读趣味,关于《烟》、关于屠格涅夫的最初记忆就是在这样的趣味氛围中形成并深刻地稳固下来的。但是,虽然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得极其草率,依然给正统的价值观念带来了猛烈的冲击:传统的价值疲于抵抗各种各样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思想;经典叙事也被现代、后现代叙事策略支解得七零八落。身处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我们是否还能一成不变地保持对经典的阅读习惯和趣味呢?

重读《烟》,让我真切的体会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关于《烟》关于屠格涅夫小说的诗意印记是那样的清晰,我甚至还可以找出当年的读书笔记来印证自己的感动,但重新切入屠格涅夫的诗意却没有想像的那样顺利和自然,以启蒙的理性传统去解读现代的精神是不可理喻的,站在现代主义立场去反观传统精神则不免鄙薄其肤浅的乐观主义。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读者有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然而当读者学会如何去阅读并进而欣赏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时,某些属于经典叙事的常规性原则和方法却变得难以接受。

时事变迁使我们已经不可能完全返归传统阅读,但我依然想肯定地说,由此而遗失对传统经典的兴趣和了解,将是一个巨

大的缺憾。一位哲人曾说：想像一种语言即意味着去想像一种生活的形式。经典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传统，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当经典通过重新解释而获得更新，它们就不仅有助于我们与过去保持联系，更能增进我们对当代生活的智慧。因此让我们既站在现代的立场，又暂时悬置起种种属于现代人的机巧之心，以一种谦逊平实的态度，跟从《烟》的叙事，走进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

二 寻觅那逝去的诗意

《烟》讲述了一个姓利特维诺夫的俄国青年的恋爱故事。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的一年，利特维诺夫为了帮助父亲经营每况愈下的产业，出国学习工业和农业，小说中他正在德国的游览胜地巴登—巴登等候未婚妻到到来。在那，他偶遇了十年前与他热恋过的伊琳娜，伊琳娜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而抛弃了他，现在已是一个将军的妻子。他们旧情复炽，利特维诺夫撕毁了与未婚妻的婚约，决心和伊琳娜一起出走，但伊琳娜最终不能舍弃优越浮华的生活，又一次背弃了他。他失望地只身回国。

《烟》的情节并不复杂，这是屠格涅夫小说的一贯特点，虽然在结构线索安排上，不像屠格涅夫的早期作品那样严谨精粹，但仍然基本保持了他原有的叙事风格：主要人物一登场就对他们进入情节前的情况——家庭历史、家庭现状、性格等——或详或略地交代；接着是男女主人公在情节之前的关系经过，在《烟》中

就是一段整整两节的关于利特维诺夫和伊琳娜十年前的恋爱史,然后情节展开、激化,最后是多少带有一点感伤色彩的结局,和一个洋溢着细腻的抒情色彩的尾声。

这样的结构安排和刁钻古怪的现代叙事相比,简直是单纯到了稚拙。但这种稚拙显示出对叙事的充分自信和对叙事所承载的意义的更为关切的态度。它便于在主要人物周围简练凝缩地铺展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性格的塑造、情节的开展中灌注作家对时事敏锐的洞察和忧心忡忡的注视。因此,屠格涅夫那些以爱情为主线的小说,无一不同时呈现为历史的图景:个体自觉地与他的时代相结合,洋溢着一种令现代人敬畏的个人对于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即使现实呈现出难以解决的矛盾,依然让人感受到某种坚实可靠的信念存在。《烟》正是这样一篇小说。

作为一个具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家,屠格涅夫和俄国当时的进步作家一起,投入到了反对腐朽凶残的农奴制的斗争中。但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社会豪无革新的气象,改革使利益受到冲击的贵族气愤若狂,而“被解放”的农民仍然同以前一样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古老的俄罗斯似乎已经朽烂到了根底,这就是《烟》所呈现的历史图景。屠格涅夫通过利特维诺夫表达了对俄国现实的深切忧虑:新的不行,而旧的早已丧失全部力量,无能碰上了粗制滥造,整个生活动荡不安,仿佛一个泥淖沼地,惟独一个伟大的字眼,“自由”,像上帝的天风吹拂在水面。屠格涅夫憎恶贵族们的奢侈堕落虚伪浅薄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对整日空谈改革、进步、人民、村社的俄国激进青年团体的作为深表怀疑。俄国的出路在何方?那些能够担负时代使命的,曾经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熠熠生辉的“新人”又在何处呢?小说没有告诉我们,只是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幅让人难以忘怀

的景象：

“烟，烟。”他念叨了几次，于是他突然觉得一切不过都是烟，他这一生，俄国的生活，所有的人，尤其是俄国人——一切都不过是烟。一切都是烟和水蒸气。他想：一切都似乎不断变幻，新的人物、新的现象到处都层出不穷，而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一切都匆匆忙忙奔向什么地方，却没等到达目的地便消失得了无痕迹；一变风向，都跑到另一边去，然后在那边又是无止无休，惶惶不可终日——真是毫无必要的游戏。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对《烟》的题解，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家希望通过《烟》来表达的体验。对民族和个人命运的迷惘和悲哀弥漫了整篇小说，但即使是在如此深刻的迷惘中，屠格涅夫也没有完全弃绝对于未来的思考和希望，这种思考体现在波图金的议论中，这种希望依稀呈现在利特维诺夫最后所选择的那种朴素的乡村劳作中。

将时代宏大的变革不着痕迹地渗入对爱情的极其细腻诗意的描绘中，这是屠格涅夫最为人所称道的才艺。但这一才艺在《烟》中呈现的不如他的其他名著那样完美。为了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作家竟采用了小说艺术中的大忌：通过一些夸张的图式化的群像，图解不同的政治或利益群体；通过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的人物——波图金，来直接宣讲社会改革理论。这些做法没有如作家所愿加强他所要显示的立场，反而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屠格涅夫晚年创造力衰退的表现。但我以为，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他晚年深刻的思想危机的反映。在《烟》中，我们看到作家不但继续坚持他一贯的对农奴制及其守护者——贵族阶级的尖锐批判，同时也不再寄希望于那些激进的改革群体，对他们的夸夸其谈进行了辛辣讽刺，对他们随时可能发生的蜕变保有清醒的认识。但是，除此之外，俄国的希望又能寄托于何方呢？这种焦虑压迫着屠格涅夫，使他急

于表达,使他不能像以往那样从容地融会他的思想和人物。

但我们切不可因为这些毛病就忽略了《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的更高的思想的深度——一方面对腐朽者持更加尖锐和决绝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警惕和鞭答着形形色色伪装的激进。不难理解,《烟》一发表,就受到来自进步和腐朽集团的共同攻击,这一点颇似鲁迅在“左联”时期的处境,历史似乎一再证明,时代的深思者总难免被他深深关爱的人群所误解。

思想的深刻和困窘使《烟》不可能像屠格涅夫以前的小说那样带有一种纯净的诗意。但《烟》中浓重的悲哀和虚无的气息同样具有强烈的感动人心的性质——美的永恒和易逝,令人心碎的幻灭,绝望中的生存和等待,等等,所以这一切,犹如飘渺的云烟,在茫茫苍穹缓缓流动,那么遥远,又那么真切,虽然并非总是被留意到,但总有那么一刻,它会深深触及我们的心灵。某种程度上,这种悲哀更具有能超越时代民族文化局限的性质,它属于人类必将永恒面对,而且也永远无法跨越的那份徘徊在青春与迟暮、希望与失望、永恒与短暂……之间的眷念、犹疑、无奈和感伤。

当然这种艺术魅力是不可能通过图式化的人物体现出来,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对社会历史的呈现与对爱情的描绘在《烟》中结合得并不完美,过多的政治性议论相当程度上损害了《烟》的诗意。但屠格涅夫确实不愧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抒情诗人,他卓越的诗艺随时随地都能冲决自设的僵局;只要他不那么刻意地要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他就能一如既往地轻巧驾驭人物、情境、语言,仿佛在不经意间,成就一幅云烟雾缈般的优美图卷。这种诗意随着利特维诺夫和伊琳娜情感纠葛的展开而形成。利特维诺夫正直、务实、平和而又不乏激情,小说极其细腻地描绘了他在与伊琳娜的重逢中渐次铺展开来的内心世界:开始时是

一派云淡风轻般的平和宁静；接着，燃烧的激情挟持着毁灭性的力量迅速掀起心灵世界的波诡云谲；随后一切又复归平静，但这已是一种痛苦至麻木的状态，是一场浩劫之后的悲凉的荒芜。我无法在此复写小说行文的优美和深邃，请读者细心去阅读和品味吧！由此，你可以明白什么叫“刻镂无形”的文字境界。

然而小说塑造得更为成功的则是通过利特维诺夫之眼，让我们看到的伊琳娜的形象。仅仅是一些简练的言谈、举止、姿态和眼神，一个美丽的堕落的灵魂就跃然纸上。和屠格涅夫以前小说中的那些圣洁美好的少女形象相比，伊琳娜少了一份理想的光辉，多了一层真实的力量——一种逼视我们灵魂的力量。伊琳娜不满上流社会空虚堕落的生活状态，又无法真正舍弃那种花团锦簇的生活，她苦闷并试图抗争，然而失败了；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外来的力量强制着伊琳娜的选择，更多的限制来自她内心或者说某种根植于人类本性中的丑陋欲望。伊琳娜的悲剧让我们看到纯洁优美的人性在与贫困、虚荣、浮华、物欲、浅薄的较量中如何败下阵来。但我们是否就更有资格轻视这一在挣扎中溃败的灵魂呢？我相信，许多时候，人生并非善恶二字就可定论；某种程度上，伊琳娜就是我们自己，时时游移在美丑、善恶之间，有时我们可能比她坚强，有时我们可能比她做得还差！让我们以同情的态度去接近这个复杂的女性，就像面对生活中不断犯着错误的自己；但过多的同情似乎也无必要，宽容地对待生活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诸般人性的丑陋之处施以自恋般的呵护。还是请读者细心地去体味作家在刻画这一形象时所体现出的严正和善意吧！犀利的笔触所到之处仿佛总夹杂着那么一声温柔的悲悯的叹息，这声叹息和围绕着利特维诺夫的那种堕入荒芜的空虚交织出《烟》浓重的悲哀和虚无的气息。

P. 克鲁泡特金曾说：“要评判屠格涅夫的作品的重要，我们

必须——如他所愿的——连续读完他的六部小说：《狄米德里·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出他的诗歌的力量；同时我们可以洞悉，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六年俄罗斯知识阶级生活的各方面，并且还可以明了我们的诗人对于这些在俄罗斯的发展中最有兴味的时代里的，最好的进步思想的代表者的态度是怎样的。”^① 如果读者还不曾阅读屠格涅夫的其他小说，就请遵循 P. 克鲁泡特金的指导，补充读完《烟》之前的小说，我相信你将会对那种纯粹的美和诗意产生近乎心疼般的迷恋，而且也更能领会属于《烟》的那份彷徨、悲哀与虚无。

三 那飘逝的是永恒的

让我们穿过《烟》的优美、彷徨与感伤，回复到作为现代读者的身份。早在半个世纪前，茨威格就说过，哪怕是大师的作品，也有纯属冗余的成分。站在现代的叙事立场，这种说法并不为过，某种程度上，《烟》可以作为这一说法的范本，那种上溯三代的家庭介绍，道德宣讲的泛滥，对故事的完整性的过分追求，全知视角所不可避免的自负的语调和态度，都让已经体验过精粹谨慎的现代叙事技巧的读者失去耐心。正是这些当初并未意识到的冗余一度打击了我的记忆，使我不得很快切入《烟》的诗意。

^① 转引自王西彦《论〈罗亭〉》，见《屠格涅夫》，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一页。

但是一旦习惯了传统叙事的结构和语言,我们就很有可能迷失在利特维诺夫忧郁的内心和伊琳娜深邃的眼神中,这就是传统经典“逼肖自然”的力量。随着某种传统叙事方式的消逝,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一些美好而有价值的东西也随之而逝。——《烟》不仅是个诗意的文本,同时呈现了一颗伟大而丰富的心灵,这颗心与一切崇高的感情相通,充满善意的祈盼和不可动摇的正直,谢德林称赞屠格涅夫道:他是“永不脱离全人类理想的土壤”的启蒙者,是“对光明、善良和精神美的必然胜利”充满“深刻信念”的作家。这样一种信念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或多或少地失落了,我们当代的生活说得上相对轻松,但同时也变得胆怯和鄙俗,我们甚至缺乏高声颂扬理想和信念的勇气,更何谈执着地去探讨和追寻。

重读进程中的某些不适应,并不意味着经典小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只能在小说发展史上还保留其一席之地。这种想法将使我们错过人类文化中极其精彩的一页,和人类成长中的一段华彩时光。就像幼稚、狂妄的毛病,不会减弱年少青春固有的魅力和风采,一个时代也有着仅仅属于那个时代的诗意之美,时代的变迁一定程度上以这种美的贬损为代价,但我们切不可在记忆中也把这种属于过去时代的诗意放逐。

虽然我们必须现实地面对和处理自己的生活,但某些时候,我们的精神需要生活在“别处”,一个不为当下生活所局限,更为敞亮、美好、自由的“别处”。局限于当下的思维和眼光是难以想像和寻找到这样的时空的。那么,不妨回到历史中,谦逊地去理解和感受一下过去时代人的希望、绝望、爱和憎,欢乐、悲伤……他们的生活不见得就是可资悠游的诗意之所,但却能够为我们精神呈现另一番天地,烛照出当下生活的先进、优越或者残损、贫乏。

《烟》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属于《烟》的话语还将继续,我相信……

顾颖

二〇〇二年六月

于南师随园

译 序

列宁把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分成三个时期,即贵族革命时期,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而第一和第二时期的分界线就划在一八六一年俄国宣布解放农奴那一年。如果说屠格涅夫的《罗亭》和《贵族之家》所塑造的多余人的形象符合前一时期,那么《前夜》和《父与子》的多余人形象,尤其是《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可以认为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可见作家的政治嗅觉多么灵敏。

然而宣布解放农奴在俄国各阶层引起不同的反响,这也成为左中右三派的分界线。屠格涅夫在《烟》中正是想描写这种分化,所以《烟》成为一部政治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对右派(即反对解放农奴的贵族地主)的批评是尖锐的,因为这一派主张倒退,甚至让沙皇撤消解放农奴的诏书。屠格涅夫自己则是始终拥护这个诏书的,他在小说中说:这个伟大的思想逐步得到实现,变成具体的东西,播下的种子正生根发芽。小说的主人公利特维诺夫则是这一伟大的思想的实践者,他开工厂,办农场,还清债务等等。然而作者的这种写法是不真实的,因为沙皇自上而下解放农奴的主要目的还是保护地主的利益,将奴隶制改成封建制,解放了的农奴依然受残酷的剥削,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这种“改革”称做卑鄙的行为,因为他看透了它的奴隶性质,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农民被自由派的解放者老爷剥削得精光。赫尔岑和

奥加辽夫开始虽然也拥护这一改革,然而不久就看透了其反动本质,从一八六一年起就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协助建立“土地和自由社”,是为民粹派的渊源。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对这一派进行抨击和讽刺就不免错了。他采取改换姓氏的办法,把奥加辽夫改成古巴辽夫,并在外形描写上也取奥加辽夫的相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都客死异国,而作者偏偏让古巴辽夫回国去当大地主。所以读这部小说要了解历史背景。

然而不论就构思还是就主要故事情节而言,这都是一部爱情小说,写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如何爱一名穷贵族小姐,被她抛弃十年之后再次恋爱,再次被抛弃的故事。情节简单却写得一波三折,把主人公利特维诺夫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屠格涅夫有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小人物”,出身低微,这就是利特维诺夫跟伊琳娜第一次恋爱不能结合的原因,也是第二次恋爱之后他不能给伊琳娜当情夫的重要原因,因为他没有跟上层社会女人调情的资本,而寄人篱下又是他所不愿意的。波图金在情节安排中好像利特维诺夫的影子,但他宁愿为伊琳娜牺牲自己的一生。这里似乎写出了作者本人的苦衷。屠格涅夫一生未婚,后来爱上了法国女歌唱家维亚尔杜并寄居在她家或在她家附近定居。屠格涅夫也不甘心如此了结一生,然而他像波图金一样孤独地客死他乡。顺便说一句,波图金在小说中还扮演作者代言人的角色,作者借他的口说出他对俄国社会及各种人物的评价。所以俄国有的评论家认为利特维诺夫不是小说主人公,主人公是波图金。然而作者让利特维诺夫得到大团圆的结局,还是说明作者把希望寄托在利特维诺夫身上,利特维诺夫终于跳过了石头,摆脱了情欲的诱惑。就这一点来说,故事情节又跟他后来写的《春潮》相近。“春潮”实际指俄国大地春水泛滥的力量,它可以淹没整个大地。男人在女人的爱情面前就像一棵被淹没的树一样,无力抵抗。《春潮》故事